



月夜

萧
殷◎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月夜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夜/萧殷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392 - 8

I. 月… II. 萧…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1484 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林秀钰 张小云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55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392 - 8
定 价	16.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0604 83781020】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李艾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淬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宁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 60 华诞！

60 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 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 31 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 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 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在柳庄/ 001

伤疤/ 011

月夜/ 019

五月间/ 029

天旱的时候

——陈小培的日记/ 037

在深山里/ 052

高经理/ 062

严寒的夜晚

——回忆散记之一/ 079

桃子又熟了……

——忆仓夷/ 085

姚玉贵

——记一个劳动模范的事迹/ 100

“孟泰仓库” / 111

后 记 / 116

在柳庄

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那天晌午，我出了城关，骑上自行车，就飞快地向柳庄急驰。阳光灿烂，青纱帐像一片青翠的绿海，一望无边。

我猛力地蹬着车子，路沟两旁满挂着红枣的枣树和响着“苏苏”风声的高粱林，一丛丛，一簇簇地急速地往后退去。

我心急地想尽快赶到柳庄去。一别四年多，我多么惦记着这个村庄，又多么急切地希望见到陈金海一家人。我这一次突然的来到，也许会使他又惊又喜；他也许会责怪我为什么这三四年不给他捎个口信；他或许会高兴地说：“鬼子投降啦！咱们可以大声讲话了！”那个玉兰呢，一定不会像当年那样捂着嘴吃吃地笑，准已长成个大姑娘了。她不是最喜欢吃柿疙瘩么，这一次我可给她捎来了满满的一挎包。

我望了望挎包，不觉地微笑起来。我猜想着：当玉兰看见这一挎包柿疙瘩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呢？是抿着嘴笑，还是像四年前那样：当她妈妈申斥时，

她只缩着脖子悄悄地吐舌头；等妈妈一走开，她就顽皮地扑过来抢走呢？……

可是，我脑海里忽然又掠过陈金海那带着几分愁楚的眼睛和那忽闪忽闪的眉毛。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每次走进我房间来，总是露出一副心事重重的表情；虽然表面上他还显得那样沉静，可是我早已猜到，他是在为我的安全担心。

果然，使他担心的事终于来了。那是傍晚时分，我和陈金海正坐在房门口闲聊天，忽然他形色紧张地向破院墙望了望，脸色铁青，一句话也没说，猛地站起来，奔到南屋去，只听见他悄声说了几句，就往门外窜走了。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正胡猜着，玉兰和她妈妈来了，她们的脸色也不正，我急着想问明白，玉兰妈妈先说了：“有汉奸！老梁，快钻地窖！”玉兰忙帮她妈妈把坑洞口的石块搬开，又忙扶我走近洞口。地窖只半间宽，黑得什么都瞧不见，我闷闷地胡猜着。半个钟头过去了，才听见玉兰喊我，当我从地窖爬出来，陈金海也在房间里了。他正拿着手巾抹汗，我问：“出了什么事？”他向玉兰一努嘴，玉兰会意，知道是叫她到门外看着，她点点头出去了。陈金海这才告诉我：原来在咱们闲聊天那工夫，有个小王庄的密探爬到破院墙来探望了一阵；那黑狗子是妄想找个八路军向鬼子献功的。陈金海奔出去，在村东找到了小张，两人就跟踪穷追，一直把那家伙追到青纱帐里，那里离敌人的碉堡还有两里多，他叫喊也是白搭，最后还是把他干掉了。听到这里，玉兰妈妈忍不住叹口气：“好险啊，老梁！他要不死，你就给毁了！”……

想着想着，我不觉已来到柳庄村边了。村边的景色还是跟过去一样，密密的枣树和高大的白杨把村庄掩藏得严严实实，连一间房屋也瞧不见；要是没有炊烟从林梢冒出来，陌生人准会认定它是一片果树园。

我一头一脸都是汗水。准备在村外歇一会，凉快凉快，反正已经到村了，急什么？我把车子搁到一边，在一棵柳树荫里坐下来。柳荫下面是个大水坑，一个老头儿正在那里给牛“洗澡”。他让牛站在水边边上，泼着水就往牛身上淋，水哗哗地蒙头盖脸地泼到牛的脑袋上和身上，牛傻咕隆咚地站在那里，闪着眼睛，老头儿把牛淋了一阵，就拿起麦秸从头到脚地给它抹擦，擦得又油又亮……

我走到他跟前，不觉称赞起来：“大伯，这牛真不赖呀！”

老头儿望着我，满意地点头：“不赖可是不赖，就是把人折腾得够戗。你瞧！”他一伸手，把牛后蹄搬起来，拿指头轻轻往蹄跟一点，“这只蹄呀，真不知钉过多少钉子了，要不，这畜生早没啦！……”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老头儿把牛蹄放下，继续说：“鬼子在的那些年，老来动员牲口，有去没有回！后来想了个办法，他一动员，咱就在牛蹄跟上钉钉子，鬼子见是蹶腿的，就走了。以后鬼子一来，咱就钉，鬼子一走，咱就拿盐水把牛蹄子泡一泡。你瞧，这畜生，就这样活下来了。唉！它也给折腾得够啦！”他轻轻地抹

着牛的背脊，叹着气，“那年头，这畜生跟人一样受罪，每回一搬它的后蹄，它就浑身哆嗦，人看了也心疼，可有什么办法！……”

“是谁想的这办法？”我问。

“是个好人！你不认识，是咱村的金海！”他叹了口气，“当时要不是金海呀，咱村里不知要多遭罪！……”

我听了很高兴，就催他：“你说说！”

“那年头，鬼子和皇协军日间黑夜来要东西，要这要那，要个没完，把咱们都掏空啦！好在金海办法多，后来金海叫大伙把粮食埋了，等鬼子把通知送来，第二天天没亮，咱们就赶几辆空牛车朝敌人据点走去，车上也撒上些谷子；到半道，咱民兵朝天开它几排‘火’，把车子翻倒，撒些谷子到道上，还把一两个人捆在树上；再派两个机灵的小伙子跑到据点去，向敌人报告，说粮食在半道上给八路截了，请求他们把粮食追回来。嗯！他们哪里敢出来？……”

他牵上牛准备走，叹着气：“哼，金海的事多啦，说十天十夜也说不完……”

我心里想：“你不给说，我也会知道，到了金海家里，还愁他不说明吗？”于是我高兴地骑上车，绕过密密的枣树林，由一条小胡同驶进村去……可是到了陈金海的屋院前面，我吃了一惊，房屋没有了，断墙碎砖和焦黑的屋梁，塌成一摊，上面还长出尺把高的荆条和野草……

我扶着车子，发呆了：陈金海一家人呢？

我怀着满脑子可怕的猜想和侥幸的心理走到村公所去。迈进院落，我问了一个老乡，他往北屋一指说：“村长正忙着哩。”我走进北屋，见七八个人正围着一个人在忙着什么，地上还摆着五六个铺盖卷儿……

“哪位是村长？”我问。

被围在中间的那个人应了一声：“什么事？我就是村长。”但他没有抬头，还趴在桌边继续写着什么。我凑近去一瞧，却原来是小张。

“是小张么？”

他忙抬起头，眉宇间猛的泛出惊喜的神色，可是立即他的眉毛耸了耸，望着我：“你是……是……是……”

“我是老梁。”

“嗨哟！好久不见啦！”他把笔一撂，忙迎上来热情地跟我握手，“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过路。趁便来看看你们。金海呢？……”

他惊异地望着我：“怎么？你还不知道？他一家人早牺牲啦……”

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像有股冰冷的东西，从头到脚地浇下来，我愣住了，喉咙像给什么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

“别难过了！老梁！”小张想安慰我，可他的眼睛也潮湿了；但忽然，他拿

手使劲一拨，像要把悲痛拨开似的，“你在这住几天吧！咱们好几年没见了！”

“还有事，明天一早我就得走。”我说得很慢，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

“那好，今晚咱们就痛痛快快地谈个通宵！”

我见那几个人还站着等他，我便说：“你忙去！”

“对！”他走向桌边，“要是你嫌这屋子太闷，先到村里去转游一下也好。”

当我才走到院门口，小张又追出来说，“别走远了，老梁，记着回来吃饭！”

我在村庄各处转着，可是我的心境却一直不能平静。陈金海一家人的脸影，老是在我的脑际闪动……

一九四零年三月底，我在一次突围中，胫骨受了重伤，只在医院里治了一个多月，骨伤还没有全好，我就出院了，领导同志叫我在中心区的村庄里安心地休养一个时期；可是，就在这时候，敌人第二次大规模的“扫荡”又开始了。疯狂的敌人集中了两万多的兵力，正准备从四面八方根据地的中心区奔袭。然而我却还不能行动，即使只几步远，也得依靠两支拐杖；看伤势，无论如何也不能应付这紧张的战争局面。最后，领导上决定将我送到游击区的柳庄去。

当天下午，我就到了县委。县委书记把柳庄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一下，他说，柳庄一带的碉堡比较稀，离柳庄最近的碉堡也有四里地。那里的维持会和其它伪组织，全由我们的地下党掌握住，大部分的工作都做得还顺利。接着县委书记露出满意的神情谈到柳庄的支部书记陈金海，他说：“这个同志呀，原是小油房的雇工，很坚定，很勇敢，很果断，也很灵活。是个好同志！现在，他公开的名义是维持会长，敌人常常来麻烦他，够戗的！我看，他心里大约也不会太轻松。”接着，他又把陈金海对伤员的负责精神，极力地称赞了一番，他说：“金海同志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伤员的，我们送去的所有伤员，他都给保护得好好的，可以说很少发生意外，只有一次出了事，不过那情况也实在来得太突然了。”

据说，事情是一九三九年秋末发生的。那一天，天色才麻麻亮，村西口有人抬着担架进村来，陈金海刚看完了介绍信，正准备安置伤员；没料到，村东口已传来“橐橐”的马蹄声。陈金海慌了，但他没有犹豫，立刻叫抬担架的同志从北面小胡同奔到村外去，顺路沟往村西转移；他自己也顾不得伤员的伤有多重，背起伤员朝南一拐，向小胡同的尽头窜去，想尽快躲到村边边的一个地洞里；可是他刚奔到胡同尽头，敌人已发现了他，凶恶的马蹄声和战刀碰击的当当声，从后面越响越近。情况这样险恶，钻地洞已经来不及了，陈金海一咬牙，就顺着杏树林的小道猛跑。现在，生死的关头，就看谁跑得快了。可是

后面的日本鬼子却一点没放松，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伤员见情况不好，便说：“同志，你把我扔下吧，我反正是不能了……”陈金海不同意：“不！有我就有你！”他仍然使劲地向前奔跑，恨不得一脚迈进树林里去；最后，他们只距离敌人七八丈远，连马的急促呼吸也听得很清，于是伤员又说：“扔了吧，同志！为了我，牺牲两个人……”陈金海还是不同意：“不！……”可是话还没完，后面一股急风“呼”地扑上来，只听“咔嚓”一响，伤员沉甸甸地往后一仰，倒下去了。陈金海的臂膀也给砍去了小半边，血喷着，灼痛，痛得钻心；可他没倒下去，紧咬着牙，继续向前猛窜，一直窜进又密又深的杏树林里……

县委书记一讲完，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复地想着陈金海的事，一闭眼，就好像看见他背着那个伤员奔跑的样子，不但看见他的汗，他的血，仿佛我也看见了他那崇高的心胸。

当我们走到柳庄时，已经鸡叫两遍了。他们把担架一直抬到陈金海的大门口，等通信员爬墙进去递了信，不久门才开了。在暗淡的菜油灯下，我望着陈金海，他四十岁模样，个子不高，脸色黄里带黑，鼻尖边上有个比黄豆还粗的黑痣；很沉静，脸上也很少表情，说话慢吞吞的。这时候，他的闺女和他的老婆也进来了。小姑娘十四五岁光景，老是拿水灵灵的眼睛望着我们。她妈妈是小脚，身材瘦小，仿佛才患过一场病，脸色黄瘦得厉害，头发也很蓬松；可是她显得最热情，一进来，就蹲在担架旁边，问我的伤重不重，想不想吃点什么……

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送我来的同志们也回去了，陈金海才在炕边坐下来，眉毛忽闪忽闪地动着。

“玉兰，”陈金海望着他的闺女，同时也望了他老婆一眼，“除了小张，不管什么人也别让进这屋里来，也别让别人瞧见，懂么？”然后他转向我，“老梁同志，以后咱们都叫你老梁吧！怕把嘴叫滑溜了，容易露出馅来。住在咱们家，你就当住在自己家里，别客气！缺什么，只管跟我说一声。我平日要应付外面的事，有什么事，只管叫玉兰和她娘去办！要是有什么情况，我和小张都来设法，你放心！要是遇到情况太急，你瞧，这炕洞下面就是地窖……”

我们的谈话还继续了一阵。可是第二天和第三天，却一次也没看见陈金海。玉兰说，她爸爸常常天不亮就出去，有时到半夜才回来，有时出去好几天，也不回家来。

我故意问她：“你爸爸干吗去？”她睁着水灵灵的眼睛，机警地望着我，像在想什么，然后才懒洋洋地说：“谁知道。”

有一天半夜里，我听见破院墙上有沙沙的声音，我正奇怪，但不一会，又听见有人拿手指轻轻地敲击窗户，“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霍霍！”总是前两声距离远，后三声紧连着，是什么人？是暗号吧？我正想爬到窗户边去看看，忽听得南屋的门“嘎”的开了，接着又听见陈金海压低嗓门讲话的声音。第二天早晨，玉兰来告诉我，说她爸爸昨夜回来了。

“怎么回来没听大门响？”

她奇怪地望着我：“怎么？夜里回来还能敲门？不成了鬼子啦！”

“怎么……？那怎么进来呢？”

“爬墙呀。”

“你是说，自家人夜里回来都得爬墙……”

“可不是。”

“要是夜里有人敲门呢？”

“敲门？准会把人吓死！……”说到这里，她忽然把上眼皮往上一耸，机灵地把脑袋贴近窗格子，屏着气，静静地听着……

原来街上传来沉重的奔跑的步声……

玉兰一声不哼，撒开腿就往外跑；但不一会，她半笑半恼地回来：“村东头那小子真捣乱，在街上胡跑，我还以为黑狗子又来啦。”

不一会，陈金海也来了。他脸上今天浮出一丝不常有的笑容，我猜想，这几天，他准是活动得很顺利。他一进来，跟每次进来一样，照例总是关切地问到我的伤，又问我短缺些什么。接着他告诉我，这几天，敌人的主力已窜进咱们的中心区，因为敌人到处扑空，就拿中心区的村庄来泄气，到处点火，见人就杀。敌人的报纸这两天也大吹大擂，胡说什么“河北南部的共军，扫荡殆尽”；城里的汉奸们正在欢天喜地哩……

“嘿，让他们乐去吧！”陈金海心中有数地冷笑一下，“过几天，就该轮到他们跪着喊饶命了。”

“听到什么好消息？”我问。

他精神焕发，平时那种沉静的脸容无影无踪了，他告诉我：咱们大部分的主力，趁敌人出来“扫荡”的时候，已经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了，这几天都忙着做云梯，准备攻城……

这确是使人兴奋的消息，我听了很激动，连午睡都没睡着。下午，玉兰抱着三只小花狗走进来，说是给我解闷的。我一听就猜着了，准又是陈金海出的主意。这的确是几只逗人爱的“小家伙”（玉兰这样叫小花狗的），雪白的身上点缀着几络黑毛，像几个滚圆的黑梅花点；全身油亮亮的，既干净，又淘气。看样子，才出生一个多月，可它们总是不停地滚着，扑着，撕着；可它们又不是打架，而是认认真真地闹着玩。最逗人生爱的，是那股天真活泼的稚气，你看着它们，心里就不由地会涌出一阵甜丝丝的情绪。

玉兰一边逗它们玩，一边笑得格格的，有时还笑得前仆后仰，有时又笑得捧着肚子蹲下去：“哎哟！哎哟！这些小家伙逗得人都笑出眼泪来啦……”

“死闺女！”她妈妈来干涉了，她站在门槛上压低嗓子说：“你疯啦？笑得这么欢……”她拿眼睛往外一瞟，“要惹人知道了，你爸爸可不饶你！”

玉兰吐吐舌头，不敢放声大笑了，可还是拿手捂住嘴吃吃地笑着。接着一连好几天，她每天都把这三个“小家伙”抱到我屋里来，而且她还想出各种要法来逗它们玩，的确给我解除了不少的烦闷。

可是，这一天却一直到了晌午，玉兰也没抱小花狗来，也没听到她尖脆的说话声。院子里静极了，只听见远远近近的蝉子哇哇地叫着；有时偶尔也听到机关枪“咕咕咕”地响一阵，但那似乎在很远的地方……

正在这时，院子里响起沙沙的脚步声，跟着玉兰在门边出现了，但她没有抱小花狗，也不像平日那样嘻皮笑脸；一踏进门槛，立刻庄重地扭过脸去，学大人那样做着手势，招呼外边的人进来。

院子里又响起脚步声，接着两个人进来了，都是穿便衣的。我一看，差点高兴得跳下床来，原来是咱们部队的：一个是小高，一个是“破机关枪”……

“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院子来？”我问，同时望了玉兰一眼，“是你带来的，玉兰？”

玉兰淡淡地点头，沉静地站在门边，像我们刚来时那样，也不说话，只拿水灵灵的眼睛望着客人。

“嗨，别提啦！”浑名叫做“破机关枪”的曹大岳又好笑又气恼地说开了，“我跟小高刚走进维持会，有一位‘仁兄’可把我们大大的吓唬了一阵……”

“小声点！”我又问玉兰，“是谁？”

“我爸爸，”说着，她笑了笑，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啊！就是你爸爸呀！”曹大岳还照样放大嗓门说话，“你的爸爸可不善……”

“你这人，一放开嗓门，就打破机关枪！”小高瞪着曹大岳不满地说，“还是让我说吧。……我们刚坐下来，她……”小高拿手一指玉兰，“她爸爸就给我们提了一瓷壶开水来，冷冰冰地说：‘你们快喝！咱们就要走！’曹大岳就问他：‘你忙什么？’她爸爸说：‘外面来了大部队。’我问：‘是什么部队？’他说：‘好像是皇军。’我们一听，都傻了眼，我望着曹大岳，曹大岳望着我；这时候，站在门边的一个小伙子又说：‘不，大概是八路。’……”

我忍不住笑了，忙问玉兰：“那小伙子是谁？”

她又微微一笑：“是小张叔叔。”

“一听说是八路，”小高继续说，“我们脸上大概又舒展开了；这时候，她爸爸才走过来问：‘你们有介绍信么？’”

“哈哈……你瞧！”曹大岳又放开大嗓子：“你瞧她爸爸多诡！”

说得我们都笑了，玉兰也捂着嘴巴吃吃地笑起来。

第二天傍黑，我跟陈金海提到这件事，他只笑了一下，但马上一层阴郁的影子掠过他的脸面，他长长叹了口气说：“血流多了，才教人聪明起来！不这样，就得流更多的血。……”

他沉默着，脸色越发阴暗了，过了好一会，他才继续说：“去年冬天，在一个黑夜里，敌人就一家伙杀了咱们五个干部……”

“怎么回事？”我问。

“是这样，那天下午有二十多个伪军，都穿上八路军的衣服，正押着三个被捆绑着的日本鬼，打咱们村子经过。走到街上，他们有意停下来，并且‘老乡’‘老乡’的跟人们打招呼。我们有些干部没想到这是敌人的诡计，就凑近去热乎乎地问这问那，还问‘你们是哪部分？’又对着鬼子挤眉弄眼，最后还端出茶水和烙饼来招待了一番。……唉，就在当天夜里，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把那五个表现得最热呼的同志，一捉到，当场就给砍了。”他痛苦地拿巴掌抹着脑门，“一看见自己同志的血，我就难过！”

……接着，我又一连三四日没见到陈金海。这些天，玉兰天天都抱着小花狗到我房里来，她又想出一个新花样——拿绳子拴了一团破布去逗“小家伙”们，但又让它们老是扑空。起初它们玩得很起劲，玉兰格格地笑个不停，可是扑来扑去都扑不着，小花狗好像生气了，懒洋洋地躺到墙根下去。玉兰很失望，她也蹲在墙根下，拿手指捏着那团破布，向最小的那一只嘴边凑过去；谁知那小家伙猛一扑，把布团夺过去了，玉兰的手指也给抓了一下；她猛一惊，抡起拳头就捶小花狗的脑袋，捶得它直叫唤；玉兰正咧开嘴笑，一面还重复着：“还敢不敢抓……？”可是她低头一看，忽然脸色苍白，原来小狗的嘴角里流出两滴血来。我正要安慰她，她却已伤心地哭起来了。……

晚上，玉兰再没有来。她妈妈问我：“这死闺女怎么啦？老是眼泪汪汪地坐在炕上，也不说话，连晚饭也不吃，问她也不说，只把那只小狗搂在怀里，尽抚着……”

我把下午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她妈妈笑了，一边说：“这死闺女呀，跟她爸爸一个样：心软！”

“怎么，金海心软吗？”

“可不！从前呀，连杀只鸡他也不敢看。”

“现在呢？”

“现在变狠点了！鬼子杀得这么凶，你不狠行吗？可是，他见不得自己人被杀死！见了一次，几夜都睡不安稳，在梦里，他叹大气，有时还说梦话：‘要报仇！要报仇！’他就是这样的人。嗯，他这死闺女呀，等长大了，准也会一个样。”

到第二天傍晚，陈金海回来了。他一进院子，就直冲我房里走来，精神很兴奋，一进来就讲起他们这次配合主力军攻城的事，他说：“鬼子到咱们中心

区去‘扫荡’，咱们就冲到他城隍心去扫荡！看谁厉害！咱们一冲进去，把鬼子的兵房捣个稀烂！把大汉奸俘的俘，杀的杀！杀他妈个精光！……”

……没想到，就在那晚的半夜里，陈金海突然把我喊醒，我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但点亮灯时，才看见我们部队里来了几个同志，说是特来接我回去的。他们说敌人已经溃退了。玉兰听说我要走，也起来了，她撅着嘴，老不高兴地嘟哝着：“你别走！你别走！”

这一个多月，玉兰几乎每天都跟我在一起，生活惯了，人也熟悉了，现在忽然要离开，心里不免有点黯然；但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她，只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对她说：“等叔叔把伤养好了，就来看你，好不好？”

这时大伙忙着搬东西，她妈妈又忙着跟我说道别的话，一时间谁也没注意玉兰，但谁知这个小闺女竟站在院子里悄悄地哭泣起来。

她妈妈一发觉，就笑着说：“傻闺女，人家梁叔叔不要回去工作吗？别哭！要高兴兴送叔叔走嘛……”

我装出高兴的样子，对她说：“你不是爱吃柿疙瘩吗？下次我再来，准给你背这么一大筐！”我说着，拿手一比。

“这可要把梁叔叔压扁啦。”陈金海也笑了。

玉兰抹着眼泪，沉默了很久，才问：“你准来么？”

“准来！”

她想了一下，忽然说：“你把那三个小家伙也带去吧！”说着，她就想去抱来。

这小闺女竟想到把她最心爱的东西送给我，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我抑制住内心的感动，向她说：“别去抱！叔叔把伤养好了，就得到处跑，哪有时间跟小家伙玩呀？你留着吧！”

当我离开院子时，她默默地站在那里，在淡淡的月色下面，我看见她那水灵灵的眼睛里又闪出泪光……

陈金海一直把我送到村外，他今夜显得特别动感情，到了应当告别的时候，他一再希望我到柳庄来，最后一句话，他说得特别激动，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到下次咱们在柳庄见面时，希望能畅快地大声说话了！”

我一路都回想着陈金海的这句话……

离开了柳庄之后，我曾托人给玉兰捎过几次柿疙瘩，可是由于忙，这四年多却一直没能到柳庄来……

现在，我来了；可是……

三

我在村庄各处转游了半小时，又回到村公所去，刚迈进大院，小张正好出来。我们没有立即去吃饭，却又遛到村外来了。夕阳已贴近林梢，远远近近的

村庄，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炊烟。

“你瞧，”小张指着不远的柏树林说，“这就是坟地。”

我望了一眼，大约在半里外，有一片整整齐齐的柏树林，在林木背后正辉煌着一抹橘黄的夕照。

我默默地走着，不时地对远处的坟地怅望一下，一边听着小张的谈话。

“……那时候，”小张边走边谈着，“咱们这一带闹得都很起劲，秘密民兵组织起来了，对付敌人的办法也多起来了！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咱们经常得跟敌人做各种各样的斗争。从一九四一年起，上级还派给咱们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从敌区购买药品和电报器材……

“金海同志接到这项任务时，很兴奋，认为这是支援根据地最切实的工作。为了这，他日夜忙个不歇，他利用了各种机会和各种办法去敌区把药品和电报器材运出来，并且，他还亲自保管着这些东西，到了该转送的时候，每次他都亲自出马，一连闹了一年多，倒是满顺利的……

“可是，在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个黑夜里，金海和三个民兵挑了几箱药品刚离开村庄不久，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了。当时，庄稼已收过，连个掩蔽的地方也没有，敌人的机关枪和小照明灯，使他们进退都发生了困难。最后他们选择了路边一个砖窑的小土墩，下决心跟敌人拼到底。战斗了半小时，到最后，只有负了重伤的陈今康滚到一捆高粱秸旁边，没被发现，金海和另两个民兵，都壮烈牺牲了。……

“听陈今康说，敌人是从金海脸上的那颗黑痣才认出他的。疯狂的鬼子，一转回来，就把金海的房院点着了。玉兰和她妈妈给反锁在南屋子里，她们都活活地被烧死在里面……”

小张连连叹气。悲痛和仇恨交织地填塞着我的心胸，我气闷，我说不出一句话。

走到坟地，我们在陈金海一家人的墓前坐下来，默默地对着冢上的深草和小蓝花出神。晚夕的霞光正照着坟地，悠悠的晚风吹拂着秋草。……

“咱们村里人都没忘记他们！”小张忽然打破了沉寂，“打解放了的第二天，咱们又把他一家人的名字填在户口册上了。村里人都这么说，金海没有死！玉兰和她妈都没有死！”

我激动得落了一滴眼泪；但我立刻站起来，掏出小刀，把金海墓前的一棵柏树削去了一层皮，并激动地刻出几个字：

“金海同志，你没有死！你将永远同党的伟大事业长存万古！”

一九五八年六月于佗城